

一路同行三十年

■赵伯贤

正值《十堰晚报》创刊3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92年11月，我采写了一篇神农架林区文化馆文史专家胡崇峻长年搜集整理汉民族史诗《黑暗传》的人物专访。经责任编辑俞苏青老师的精心修改，《十堰晚报》的前身《十堰日报》11月28日周末版，以《神农奇葩的采撷人》为题头版头条半版刊发。半月后，我的又一篇散文《我记忆中的三个女性》在周末版刊发，此文后被录入《十堰日报十年精品散文选集》。

正是《十堰晚报》编辑老师们的厚爱，激发了我对长篇深度新闻报道的创作热情，本不是专职记者的我，犹如核裂变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十堰晚报》以及国家、省级报刊发表人物专访、重大新闻事件20多篇，成了十堰市新闻界的“名人”。

1996年5月，《十堰晚报》创办《汽车导刊》。时年已28岁，原本在省直驻市某单位从事文秘和宣传工作的我，义无反顾地跳槽到《十堰晚报》，并被招聘为该刊唯一的专职记者。我仅仅在《汽车导刊》干了3个月，后又加入十堰电视台名牌栏目《车城全景》。

在十堰电视台工作的十年时间里，我辗转多个部室，由一名普通的记者，逐步成长为栏目制片人、部室副主任、主任，但与《十堰晚报》的关系不仅丝毫没有中断，而且越来越紧密，无论是每年市里召开的“两会”，还是重大新闻事件，如十堰火车站抢劫案、郧西县“1997年特大洪水”、十堰首次航拍、城区夜查非法屠宰等，凡是有我或我们团队出现的身影，都有《十堰晚报》同仁的身影。

在一起工作和交往的过程中，有欢笑，有眼泪，也有遗憾。2003年记者节前夕，我所在的《全景播报》栏目策划了专题“记者节里话记者”，从电视台、报社、广播电台各选一名知名度较高的资深记者，跟踪采访他们一天的工作状况，并进行人物专访。报社这一板块选定的是时任晚报记者部主任李新成。与李新成取得联系后，他却告知因病住院并予以婉拒，但

又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勉强答应待出院后再说。

原本计划第二天到医院去看望他，顺便交流一下采访的相关事宜。不料一大早刚上班，却得知他在与我联系的当天下午病故的噩耗，时年49岁，可谓天妒英才。我与李新成在一起采访的交集比较多，平素之间关系要好，属于三观较为一致、亦师亦友的兄弟。直到现在，每当想到李新成的英年早逝，我仍是痛心不已，心中总会默默祈祷他的家人及后人能够开心快乐、幸福安康。

2005年5月，为圆心中的影视梦，我由十堰电视台调入十堰市艺术研究所。20年来，无论是本人创作上的点滴成绩，如2006年创作拍摄十堰市首部电视连续剧《衣食父母》，出版个人专著《品读南化塘》《乡风乡韵》，还是由本单位参与组织举办的连续五届十堰市地方戏曲汇演，编排十堰市首部地方大型风情歌舞《十堰记忆·根》，编纂《十堰记忆》系列丛书，申报十堰市国家级地方剧种“郢剧”，《十堰晚报》都及时安排记者追踪，采写动态新闻和专题报道。仅我个人而言，《十堰晚报》先后以《赵伯贤和电视剧“衣食父母”》《赵伯贤：心血浇灌文艺梦》《一个汉江游子的古镇乡愁传奇》为题刊发了多篇专题报道，极大地提高了我及单位的知名度，扩大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十堰晚报》创刊30年来，虽说单位已将该报订读到每个部室，但我从创刊至今从未中断过自费订阅，这个中缘由：一是对《十堰晚报》的个人情感；二是对《十堰晚报》创立的《晚报名人馆》《探源》《地方风物》等栏目厚爱有加，以纸质版的方式收藏。

《十堰晚报》走过了风雨三十年，我对该报最大的认可是能不断地守正创新，其辐射力、影响力在十堰、湖北乃至全国越来越大。我与她的渊源及她对我的关注、厚爱无以言表。我衷心祝愿《十堰晚报》越办越好，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认可和厚爱，并祝愿《十堰晚报》大家庭里每一位成员的家庭幸福安康，工作顺利！

愿一如既往与《十堰晚报》同在同行。

我与《十堰晚报》的情缘

■高英

2025年7月1日，是《十堰晚报》30岁生日。

一份报纸，从呱呱坠地到茁壮成长，30年始始终如一，服务地方，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实为不易。这样的一份报纸，其背后必然有一群坚守初心、负重前行的开拓者，一群以笔为犁、精耕细作的耕耘者，一群心有大爱、润物无声的守护者。

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能与一份报纸结下情缘，一定是因为报纸背后的那群人。值此隆重庆祝《十堰晚报》创刊3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与她的相遇相识。

那是2021年初，时任《神泉》执行主编、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艾雪鼓励我向《十堰晚报》文学副刊投稿，并给了我一个投稿邮箱。当时我很犹豫，因为除了教育教学论文外，我还从未在市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可是如果不投稿，又怕辜负了艾雪的一番心意。

思来想去，我决定试试。那段时间正是清明节前夕，我的母亲去世不久，整个人都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于是，我把这份真挚热烈的感情诉诸笔端，写成了一篇题为《致天堂里的母亲》的散文。完成投稿后，我

就不再想这件事，因为我没敢抱发表的希望。

出乎意料的是，文章竟然发表了！题目被编辑老师修改为《母亲，您是否听到了女儿的呼唤》，较之我自己拟定的标题，这个标题无疑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这篇文章的发表，坚定了我坚持业余写作的信心。暑假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竟然是《十堰晚报》文学版编辑杨萧瑟老师打来的。杨老师十分谦和，她对我的投稿《迷人的乡村夏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和宝贵的建议，鼓励我多投稿，还详细说明投稿要求。也是在这次通话中，我才知道艾雪给我的那个邮箱是杨老师的私人邮箱。在她的热情勉励下，我又数次向《十堰晚报》投稿，每一次投稿的发表，都凝聚着杨老师无数的心血和汗水。只可惜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尽管内心十分感念杨老师的提携，却从未对杨老师说声“谢谢”。

就这样，我和《十堰晚报》结下了不解情缘。通过杨老师，我也“认识”了晚报背后的那群人，感受到他们执着的追求、温暖的情怀和深沉的爱意。

谨以此文祝愿《十堰晚报》三十而立，欣欣向荣！

晚报传亲情

■史放

早些年，通信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异地联系大多靠信件。

一个人生活在外，总有许多不方便的时候。那种孤独寂寞的感受与思乡念亲的心绪，如三月的小雨，淅淅沥沥，时常会有。每当这时，若能收到一封来自远方的家书，看到一句亲人的问候，则会立刻生出一种温暖的喜悦与莫大的慰藉，进而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亲情与家的温暖。

由于我身处异乡，加之生活的环境又极其恶劣，交通也不方便，跟家里联系全靠书信，并以此来减少亲人的担心与牵挂。

业余时间，我的爱好就是看书与写作，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笔耕，终于有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中出现，这其中就有家乡的《十堰晚报》，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同时也收到报社编辑写来的信件，其内容不乏热情的鼓励与真诚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

不久，我又收到妹妹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在一个晴朗的上午，爸爸无意中在《十堰晚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当时很激动，但他又不确定是我，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于是叫来妹妹跟他一起看文章，妹妹看过文章后确定是我，爸爸开心得合不拢嘴，嘴里还不住地说还真真是这小子写的。

妈妈文化水平不高，眼也老花，看字很费力，她让妹妹一字一句念给她听，文中的每一个字都会触动妈妈那颗善良无私的爱子之心。爸爸更是爱不释手，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并不时用手绢擦着眼镜。

从那以后，爸爸便有了一个期盼，那就是等着在《十堰晚报》上看到我的文章，而每次拿到报纸，他都是迫不及待地先看，更会一个人独自在那里享受幸福，细细地咀嚼品味。

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他生活的一种寄托。只要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不到我的文章，他就会写信来问我，身体怎么样？工作顺利不？有时间要多看书，既然爱好写作，那就不要放弃，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会念给你妈妈听。就像你妹妹在信中说的，虽然你离我们很远，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冷暖饥渴，我们都在家乡热切地关注着。也许这种关切对于你目前的处境不一定会有多大改变，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把家的温暖时时地传递给你，把这种亲情的力量倾注给你，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你仍会感到家的温暖与幸福。而你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信件，都是传给家人的亲情与安慰。

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十堰晚报》，一份普通的报纸，却传递着一种温暖的亲情和浓浓的相思。



作品

责任编辑：王勇
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罗良斌